

我要说

逆转

侯占杰

从事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至今已经八个年头了,经历的事儿不少,也有那么一些细节在不经意间带给了我深深的思考。

有一次,局里组成督查组对某区安全生产大检查落实情况督查,我被编在抽查企业的一组。听完区政府的汇报以后,我们来到一家综合商场,营业面积万余平米,在当地很知名。企业估计是得到了提前通知,从总经理到电工十几号人,只要和安全沾边的都在迎接着我们的检查。

按照常规的检查项目,我们查看了卖场的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消防设施、用电设备等,并检查了配电室和消防中控室等重点部位,对值班人员和卖场人员进行了有关安全职责和知识的询问。一切都很好,不敢说无可挑剔,至少从表面上检查不到什么“硬伤”。

随后,我们来到商场的会议室,一是我们要查阅一下相关档案资料;二是要将检查情况做一下反馈。会议室在卖场的顶层,整个楼层都是办公区,商场的行政管理人员都在这里办公。进入会议室,双方坐定以后,我们工作人员就开始查阅资料,领导和商场负责人简单地交流了几句,话里话外不乏褒奖,区里陪同人员也借势发挥,介绍这家商场如何重视安全,在安全生产工作上从未出现过纰漏等。商场负责人当然是喜笑颜开,整个会议室充满着轻松和谐的氛围。

查阅资料的间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出于礼貌,我走出会议室去接听,为了不影响办公人员,我又移步到了走廊的拐角处。刚转过去就看到一个隐蔽的出口,门上还挂着醒目的“安全出口”标识,当然还有门把手上一把大锁。透过门上玻璃,可以看到门后被如山的货物封的严严实实。如果非说这是一扇疏散门,不如说是一面挂着“安全出口”的墙。通完电话,我又自己顺着走廊把办公区巡视了一圈,楼层仅有两个疏散标志,还是指向相互矛盾的,墙上的电闸箱都破损了,也没及时修理,带电的电源线就裸露在外面……

回到会议室,我向领导作了汇报,然后在会场上把刚才看到的问题一一指了出来。会议室轻松的氛围荡然无存,商场负责人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埋头在本子上做着记录。区里陪检人员在查看了安全出口以后,迅速填写了执法文书。根据《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我们责令商场立刻对那个封堵着的安全出口进行整改,并对其进行了批评,告知如果再次发现类似情况将对其进行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个电话的工夫,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被逆转。有时候,我们在执法中会不自觉的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关注前场而忽略后场,重视常规场所而轻视特殊场所。以商场为例,隐患不只存在于卖场,办公场所也是其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一样会存在隐患。全员、全过程实现安全生产,不是空话,而是真正落实到执法检查、企业日常管理中。

石榴赋

陈晔

在我行走山东的时候,因为煤炭形势不好,在不景气的煤矿看到的都是煤炭人忧郁的脸。天轮下的矿工兄弟在何时回到煤炭的盛期,这时,我在路上和矿区看到了众多的石榴树。

石榴树是煤矿企业办公区内一种常见的树,当初是为了观赏,也或是为了那充满激情的红色,在门口、矿区、宿舍区及运煤的铁路边,到处都能见到石榴树。五月红红的石榴花和秋天红红的石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国内原是没有石榴的,这要感谢张骞的那次出使西域。公元二世纪,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到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和塔什干,也就是当时的安国和石国,在那里一种树和树上结的果实让张骞眼前一亮。红红的石榴给张骞留下深刻印象,他想着在祖国的土地上有这样的果树多好,于是在他不远万里将其带回内地,经过种植在九州大地长出了石榴。

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将其带回,大概是看中了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石榴因其籽多,寓意多子多福,能给中国带来吉祥和幸福。他更没想到国人对石榴的喜爱的程度到了极点,不仅皇家贵族喜欢,植入他们的园林公园,也走入了普通的农家。

石榴红了,矿山的秋天要到了。中秋的石榴如成熟的少女,脸色浓红,它熟到一定程度就自己裂开,展示自己的甜美。矿山的石榴树见证了矿山发展,见证了矿山年轻人青春与爱情。石榴红了,一些资源枯竭的矿井不得不关起了大门,矿区内美丽的石榴花和有着粒粒红籽的石榴果将成为矿山乡愁和无尽的留恋。他们背井离乡去南方开拓新井,有的则转型发展新的产业,而石榴树是带不走的,成为乡愁和文化植入心底。

在一家矿山的企业文化大厅,我被悬挂的一幅叫《长大我也当矿工》摄影作品吸引了,一个小男孩头戴矿工帽天真而又认真。这不正是矿山的未来和希望吗?在困境中的这幅摄影作品让我为之一振。再看作者,署名是石榴。我好奇地问大厅负责人,她说作者不是笔名,就是姓石名榴。她陪我们参观,在井口一名挎相机的女孩在紧张的拍摄照片。负责人说,“那就是石榴,爱好摄影,拍摄了好多照片。”

叫石榴的姑娘在井口构思和拍摄她的作品,她一侧的花圃和马路边是中秋即将成熟的红石榴。她是那样的专注,她的脸上没有市场冲击带来的忧郁,而是一种健康的红色,明亮的眸子里清澈如水。

史说法治

我国古代治盗的法律

刘绍义

无论是公交车上的扒手,还是入室的窃贼,抑或是马路边的小偷,都让人们深恶痛绝。对于古代的盗窃分子,当时的官府是怎样惩治他们的呢?我们翻翻历朝历代的法律就知道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就是以“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原则制定的,因此当时的法律规定,不但“盗符者诛”、“盗玺者诛”,就是偷牛偷羊者也必死无疑。《吕氏春秋》中就记载,楚国直躬之父偷人家的羊,原准备判死刑,后来由于是直躬亲自指证,并愿意代父受刑,才感动了楚王,赦免了直躬父亲的死罪。

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及法律答问记载,偷窃别人的桑叶,价值达到一文钱,就要被砍去左脚脚趾,并且髡为城旦,也就是剃光头发,白天筑长城,夜里守城。超过一文钱,就要受刑、膺

等肉刑,盗牛盗马处死刑。

汉代盗桑叶不满一文钱的,赏徭三旬,也就是罚三十天的劳作,这比秦代斩脚趾轻了许多。但盗窃皇帝陵寝和祀庙器物依然处以死刑,盗掘皇帝陵墓还要族诛。

晋代规定,“贼燔人庐舍积聚,盗缯五匹以上者,弃市”。对不至死罪的盗窃犯,用截手之刑,使之以后不能再盗,这种人从此就失去了劳动能力,由其父母妻子恤养。隋文帝时,大批边防粮食被盗,朝廷颁布了一条法令:“盗边粮一升以上者死,家口没官。”又因为京城大白天也发生盗窃,于是又颁布重刑:“盗一钱以上者弃市,家产籍没。”

唐代虽然刑罚轻了许多,但对于盗窃犯罪处罚后,不思悔改,继续盗窃,连同初犯达到三次,

窃物较少者要流放两千里;如果再偷,就处以绞刑。宋代窃盗,赃满一贯徒一年;三贯,二年;五贯,配役三年;七贯,决杖,黥面,关入牢城服苦役;赃满十贯及以上,奏请皇帝裁定是否处死刑。

明代法律规定,盗窃“不得财,笞五十,免刺。得财者,一贯以下杖六十;五十贯,杖六十,徒一年;一百二十贯,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只要得财,一律刺字,在罪犯身上留下终生不能除去的犯罪标志。清代的法典《大清律》对初犯的窃盗进行处罚的同时,也要在右小臂上刺上一寸见方的“窃盗”二字,再犯再刺左小臂,并以刺字作为再犯、三犯的依据。对“自行起除刺字者,杖六十,补刺”,后来又补充规定,自行起除刺字者,“枷号(戴枷示众)三个月,杖一百,补刺”。

长镜头

河湾

文/田一洁
图/李海波 益明

渡口

窄渡口,没几户人家知道,笨重的原木铺的,像个断桥,有似是而非的栏杆,那栏杆是怕有谁掉进水里吗?我想不是,拦也拦不住什么,再说住在水边的人谁会怕掉进水里呢,只是为好看而已。

偶尔会有人在这里钓鱼,一钓就是大半天的光阴,那些被勾上的鱼,在钩子上一边挣扎一边叫救命,有时候钓鱼人嫌鱼大小又扔回去了,有时候被拎回去了,或炸或煎或是给小孩子玩。

偶尔有人在这里淘洗,哗哗地打破了河湾的宁静,有时候是妇人,有时候是男人,不管有多脏,河水通通都接受了,那些淘洗的人,有的是安静的,有些是焦躁的,他们来了又去,没有人想过要感激河水。

黑夜降临后,这里几乎没有人来,极偶尔有失意的人走进了河湾,他们也只是叹息一阵,为他们自己,然后走掉了,走了也好,这时候这里不需要任何人来,谁来都是一种打扰。

这里深夜的秘密,水鸟知道,它们也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好像是很努力才抗争生存

下来那么几只,用它们的腿,拨开星光月光,不为诗意,只为生存。

这里深夜的秘密,小鱼也知道,有时候它们一跃而起,在水面上留下一圈圆圆的波纹,留下一串清脆的水声,谁知道它们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呢,我想只有生物学家知道,河边的住民知道,一些诗人艺术家也许知道,当然,河湾最知道。

这里深夜的秘密,风也知道,风吹过芦苇丛,那些窸窣窸窣的声音,是河湾的笑声,像是有些痒,风吹过粗大的樟樟树,它们多半很沉默,柳枝依然飘来荡去,你不能说它轻浮,那是你用你的观点来定义了它,它属于它自己,属于河湾的一部分,单单不属于你,当然

就算你定义了,它也不在乎,它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也没兴趣知道,它只是风来了就动一动。

这里深夜的秘密,月光也知道,月光是声音的,你信不信?月光是类似玻璃风铃撞击后细碎的声音,细得没有几个人能听得见,碎得细细的散得到处都是,浅淡铺呈,流光滟滟,又像是天上的星星都跌进了河里,是沐浴,还是嬉戏?不得而知,只见水天相接,珠光粼粼。

偶尔有鸟叫一声,带着半梦半醒的睡意,它们也知道河湾深夜的秘密,只是刚开了口,就懒得往下说了。



村里的妇人淘洗衣服



河湾的芦苇



垂钓的人

官场百态

如戏人生

吴辰

薛玉平有些疲惫,他抽了口烟,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李秘书说:“林市长这次估计是跑不了了,他那边你替我多盯着点,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跟我报告。”李秘书出了门,薛书记径直走到窗边,朝西北方向凝视良久,他心想:林正啊林正,想不到你会栽在一个小小的煤矿上面……

西北方向就是大河煤矿,林市长跟煤矿刘老板的事,搞得整个地区人人皆知,出事是早晚的事。这次纪委来查,薛玉平花了血本,通过多方打听,才获知两个消息:其一,被查者是市里的主要领导;其二,被查者姓名共俩字。不用想,都知道这个倒霉鬼是谁了。

薛玉平又抽出一根烟点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满意地笑了笑。

其实薛玉平和林正的矛盾虽尖锐,但一直未公开,真正知情者也不过那么三四人。表面平静和睦,背后暗箭冷枪,这在官场上也是平常现象。三年前的那场洪水,是薛林二人恶誓的肇始。河坝加固工程到底给谁做,他们一直争执不下,以致延误了时机,暴洪决堤,百姓遭了殃。

事后,薛书记和林市长都被省里记了过。薛找林谈话:“林正同志,这次决堤,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大川公司值得信赖,他们早早地将大坝加固了,还会出现这个恶果吗?你看看那些老百姓,无家可归,颗粒无收……”

“打住,玉平同志,你说得什么话,主要责任怎么在我,实事求是,你也脱不了干系。众所周知,那个大川公司劣迹斑斑,幕后老板跟你什么关系,不用我挑明吧?给他们做?呵呵,加固也难保不决堤呀……”林正打断了薛玉平的话,说了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说的这些,证据呢?再说你那个大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位年轻女子吧,听说才二十二岁,啧啧,这么年轻就当老板了,不简单啊,据说有人在餐厅见过她跟我们市里一位领导共享烛光晚餐……”薛玉平急了,竟然讲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事。

凡事都如电视剧,有个结局,“人生如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天,林市长正在主持召开“清廉为官,务实

做人”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市里各个局的领导都出席了,几个县区也派人参加了,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大家都来分享这次活动的成果。

然而纪委的人突然进来了,总结大会被迫中止。奇怪的是,在纪委工作人员亮相身份后,一些人竟然蓦地掉下豆大的汗珠,有的腿抖,有的手颤,有的眼睛对着桌面,眨个不停,像只老鼠。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崔副县长,他不知啥时蹦到了窗台边。只见他一跃而下,大家着实吓了一跳。

幸亏这是二楼,死不了。李秘书叹了口气,拨了急救电话。

“林正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吧!”一个国字脸、戴眼镜的工作人员说道。

“同志,你们抓错人了吧,被抓的应该是薛玉平啊,他的名字才是三个字的呀,他在四零八会议室开‘全面反腐动员会’,要不我带你们过去……”林市长竟然一口气说了这么长一句话。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是我们另一队同事的工作。”这名工作人员冷冷地说道。

林市长突然望向李秘书,若有所思……